大雅
蕩

# 詩傳

九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叶市林反或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以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蕩蕩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蕩蕩同言其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君而今也疾威而多僻何哉此怨天之詞也已下四句則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率多敗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天命之多僻也皆人自取耳○華谷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爲而天實命之是天爲此疾威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

劉康公曰建安熊氏曰劉采邑名康謚也康公定王同母弟所謂王季子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建安熊氏曰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所賦之命也能順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得福不能循其則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禍○臨川王氏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絶之而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辟

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〇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慆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曹氏曰自契始封商地在上洛湯受命亳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弁舉之也彊禦暴虐之臣也疊山謝氏曰彊彊梁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〇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

王所以嗟嘆殷紂者華谷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諭耳言此暴虐聚歛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臨川王氏曰彊禦掊克是為慆慢○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歎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歛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暴虐則歛無以為聚歛之資非聚歛則無以極暴虐之惡也慆德謂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歛之臣也所以敢為暴歛之事者只緣慢天故爾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

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慆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新安胡氏曰彊禦多懟流言以對者正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

意彊禦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譎計採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人則怨謗必將反發於己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納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叶于逼反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賦也炰烋氣健貌疊山謝氏曰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炰烋之狀歛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王資禀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歛衆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歛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

呼火故反　俾晝作夜叶羊茹反

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厲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既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也而以為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既愆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怭怭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呶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豐城朱氏曰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愆爾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讙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明靡晦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音條)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新安胡氏曰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新安胡氏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慶源輔氏曰小大近喪即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

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舊叶巨已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反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疊山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犂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

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慶源輔氏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尒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猶不可爲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許曷瑕憩二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筆烈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賦也顛沛音貝仆拔皮八本末二反也揭本根蹶音厥起之貌撥猶絶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

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絶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絶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華谷嚴氏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技葉蓋將從之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廬陵歐陽氏曰非獨周之鑒殷殷之鑒夏後之與者當又鑒厲王也○慶源輔氏曰如大木之揭蹶起枝葉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自撥絶矣紂與厲王之世政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為言者蓋欲厲王之知所畏知所警也其末又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則其感發於王者尤切矣

蕩八章章八句 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告紂之詞皆託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與是力汝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廬陵彭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

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為主脩身之道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臨川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也○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盎於背是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華谷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

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源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臨川王氏曰庶人之愚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

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䂓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時而鑑百世之損益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疊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叶音經興迷亂于政叶音征顛覆厥德

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與尚也(鄭氏曰與猶尊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介汝字碍朱子曰如幕中之辯人反以女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執也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

流泉一作泉流

也哉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晡亡反)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灑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

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豐城朱氏曰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灑掃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脩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簟

反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叶吾禾反

賦也質成也定也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定惟成而後能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眉山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度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慶源輔氏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良據反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已之事也身正而后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

定宇陳氏曰上以出話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章末唯戒夫斯言之玷故南容一日三去聲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家語曰獨居思仁公居言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宫縚之行也○朱子曰不是一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勉齋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

○無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捫音門朕

舌言不可逝[叶音折 與舌叶]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奬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荅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愼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以謹於言語矣○華谷嚴氏曰由言者由己言之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

不斁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孔氏曰朋友謂卿大夫等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華谷嚴氏曰繩繩如繩之牽連不絶也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顔叶魚堅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

○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顔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盖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

慶源輔氏曰輯柔爾顔言其顔色之温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是顔此亦內外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

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則便間斷矣所以如此者盖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尚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之乎唯不敢有所厭斁則此心始無間斷也○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做存養工夫

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

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識而交於人脩之於顯也相在爾室以下以識而對乎天愼之於靜也○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內外交脩也○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朱子曰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也○北溪陳氏曰屋漏人迹不到之地須是戒懼方無愧怍君子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

方始敬未接物之前已無非敬矣不待發言而後信實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

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北溪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安成劉氏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獎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武公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寄言之也末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訌同）潰亂也（華谷嚴氏曰虹謂幻惑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既戒以脩德之事（東萊呂氏曰戒以君爾為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言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慶源輔氏曰不僭則又言永無差謬不賊則又言永無虧損如是則鮮有不為人所法則者此必然之效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

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黃氏曰武公極言君臣相應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城朱氏曰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叶新夷反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與言叶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

與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音刃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質○

慶源輔氏曰武公三以温柔爲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顔也至此又明言温柔爲進德之基蓋人纔温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别消盡者爲大賢而横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温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敬爲本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東萊呂氏曰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奬里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同上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慕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註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携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慶源輔氏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當作懆七到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叶入聲)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見上章)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西山真氏曰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

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國語註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誦訓之諫西山真氏曰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暬音薛御之箴西山真氏曰暬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西山真氏曰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西山真氏曰師工樂官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西山真氏曰自御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

也

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朱子曰左史所云箴諫之詞或即謂此詩耳董氏曰侯包廬陵羅氏曰包撰韓詩翼要十卷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去聲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慶源輔氏曰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盖本於此詩之中曲折次第唯篤志力行者當自一知之未死之前誓當以此自警也○新安胡氏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筵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安成劉氏曰周之諸侯唯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淇澳則見公之可美賓筵及此則見公之所脩固可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無可疑也

實蓫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菀音鬱彼桑柔與劉憂叶篇内多放此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與怳同填舊說古塵字兮倬彼昊天叶鐵因反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絶也倉兄與愴音創怳音怳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音顛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内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新安胡氏曰填

滿也積也倉兄塡兮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倬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氏引大風有隧以為芮良夫之詩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釆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釆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安成劉氏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

後章言天之意皆然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臨川王氏曰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慶源輔氏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曰生而無平定之期

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處也○豐城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其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絜矩為心而與民同好惡也哉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安成劉氏曰皆芮伯述怨者之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魚乞反叶如字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為梗古杏反叶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

疑定也（儀禮士昏禮註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𢘉梗病也（錢氏曰梗水上浮木壅水者斷梗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三山李氏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叶暖五反）自西徂東（叶丁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

反孔棘我圉

賦也士鄉守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鄭氏曰禦寇之事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鄭氏曰此士卒厭苦自傷之言○東萊呂氏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慶源輔氏曰士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詞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為謀為毖叶音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

賦也毖慎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滛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公卿大夫士皆爵也執熱手執熱物也朱子曰逝語詞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鄭氏曰我語汝以天下之憂教汝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執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如彼遡風叶孚音反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音耕反云不逮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音向僾唈烏合反○孔氏曰嗚唈短氣也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孔氏曰風唈人氣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息浪反)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音燭)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君若贅旒然註旒旗旒贅繫屬之辭溴音扃入聲)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

禍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盧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安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敘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

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豐城朱氏曰秉心之宣猶言其存心之公也考慎其相言其用人之當也彼順理之君其於擇相也必衆以為可而後用之衆以為否而後退之惟從乎衆論之公而不問以一已之私此所以為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君則是其所是而不復察衆謀之臧否好其所好而不復審衆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

至於狂亂也厥有由矣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叶子林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曹氏曰不如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慝患則環居以衛之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東萊呂氏曰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斯世之難也○慶源輔氏曰朋友既相譖毀則不復相與以善也上無明君則人倫攸斁故朋友道絶此所以進退皆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

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實行倒置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華谷嚴氏曰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者爻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房六反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寶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者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東萊呂氏曰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

夫言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隱暗汙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汙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圮音痞族也九峯蔡氏曰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音冒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興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傳以為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去聲專利而不備大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貪曰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聚斂之證也蕩詩言曾是彊禦即忍心之謂曾是掊克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力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謗讟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既之陰于鴆反女音汝反予來赫叶黑各反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

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安成劉氏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本亦作嚇音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

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音稔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

文(音問)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新安王氏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其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芘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甸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叶吐丁反）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孔氏曰求廢祀而脩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

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卒盡廬陵羅氏曰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暴虐也內有撥亂之志撥治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消去上聲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憂身反側也王之憂旱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朱子曰百姓見憂見憂恤於王也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孔氏曰仍氏叔字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春秋之世晉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曹氏曰雲漢昭回則其非雨之候可知矣○臨川王

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徴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飢饉也○疊山謝氏曰桑柔以稼穡卒痒為天降喪亂雲漢以飢饉薦臻為天降喪亂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豐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言羣祀徧舉而求王無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聽乎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人者也○濮氏曰蟲與爞同旱

熱熏人殄絶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臨川王氏曰天神地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禮禮與物皆謂禮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地言瘞其物互以相通○濮氏曰祭畢凡幣帛祝冊之屬燎而瘞之宗尊也劉氏曰前日靡神不舉則秩而祭之後日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曹氏曰宮之神莫親於后稷固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慶源輔氏曰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地也靡神不宗徧擧所祭之鬼神也前言擧擧其禮此言宗極其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尊也不言地及他鬼神者擧尊親

(以該之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豐城朱氏曰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林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

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註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我大命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而無所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成劉氏曰忍之一辭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樞倫反旱魃蒲末反爲

虐如惔音談如焚叶符句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盖是鬼魅之物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曹氏曰月令祈穀註云謂以上辛郊祀天也天宗註云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可謂夙矣○疊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慶源輔氏曰言欲去則出無所之故復黽勉而不敢去也蘇氏以畏為不敢甚當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度也然我之敬恭明神不敢少怠則

明神宜亦無所恨怒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冢宰叶奬里反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孔氏曰散無友紀者由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故謂之散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孔氏曰四時一終日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秣孔氏

日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弛廢其兵兵不用馳道不除去聲○朱子曰秦漢謂天子所行之道為馳道○孔氏曰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音懸○孔氏曰祭祀不懸其樂膳夫徹膳孔氏曰減徹王之膳食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孔氏曰凡此皆當先有成文故毛傳引以明凶年之禮○鄭氏曰以上皆自爲貶損憂民也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瘇爾雅作悝釋詁云悝憂也與漢書無悝之悝同聊賴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

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安成劉氏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註訓賴亦引李布傳無俚之俚為証然則里理俚蓋通用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于偽反)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

已乃所以定衆正也眉山蘇氏曰未有民不寧而衆官定者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豊城朱氏曰始言有嘒其星嘒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責於己惟其責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盡求於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凡若此者非以爲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

雲漢八章章十句段氏曰李氏云宣王之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之毋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之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宣

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息中反)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千反)四國于蕃(叶分邅反)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胡化反)北恒是也(爾雅註曰岱宗泰山也霍即天柱山潛水所出華華陰山恒常山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氏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商與殷)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

呂刑者之子孫也東萊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甫侯殆非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三山李氏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朱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屛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

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與周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慶源輔氏曰申伯甫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爲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爲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王命召伯叶逋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登是南邦叶卜工反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強上聲勉之貌朱子曰與亹亹文王者異矣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之亹亹乃大禹孜

孜之心也唯其有是心故王使之繼其先世之事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名伯名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盧陵彭氏曰申伯之先巳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両邑于謝式于南邦此加地進律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子孫孫與國咸休也或曰大封之禮名公之世職也孔氏曰王肅云名公司空主繕治營築城郭名伯所主其事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述封謝也○安成劉氏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襃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穆公為

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功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因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釋文曰庸亦作墉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疊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盖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為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載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

也慶源輔氏曰庸恐只是言城定居宅作城郭徹土田王皆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城郭立然後徹土田觀下章有徹其城則城亦召伯爲之也王命傳御還其私人者申伯爲卿大夫時蓋必有家臣今出封于謝者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還之○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還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逋各反四牡蹻蹻渠略反鉤

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慶源輔氏曰申伯之功名伯是營言凡申伯之功皆名伯所營也有俶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著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名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補音往近鄭音記按說文從辵從丌今從斤誤王舅南土是保叶補音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東萊呂氏曰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是諸侯之瑞圭介之為言大也非周官之介圭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

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 近辭也 朱子曰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安成劉氏曰玉篇註迎行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述遣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淺賤反于郿芒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叶戶郎反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今隷陝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 孔氏曰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

郿既餞還經於鎬而後適申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朔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孔氏曰謝于誠歸古人語多倒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去聲積音恣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東萊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還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華谷嚴氏曰六章述申伯往謝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為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土田還私人以分其業終又斂賦稅積餱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於是以禮餞之則王之待申伯者可謂至矣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慶源輔氏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爲王之元舅賢則爲文武之士之法則始言番番但見其武故終則并文言之○南豐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述行而豫道其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音問于

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

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孔氏曰吉甫之先嘗為尹官因氏焉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碩大風聲肆遂也疊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複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

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既曰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烝苗詩當初名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新安胡氏曰崧高與烝苗相表裏烝苗不過述名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樊邑在東都畿内○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苦弔反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者

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西山真氏曰盖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秉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於義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義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慶源輔氏曰天祐人君莫先於生賢佐莫切於生賢子孫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義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閞於國家

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于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格于天而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禀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賛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禀謂之彛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彛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龜山楊氏曰孟子所引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

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慶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是平說將下來而包涵至大義味淵永使孔子讀之而贊其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爲性善之證其旨深矣所謂有德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哉○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彝惟其性秉此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韻若賦

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

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章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禀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如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韻未詳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戒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抑其世官也與朱子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黃氏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山甫以為之式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法也此言

家宰之事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若今茲築城于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廬陵彭氏曰纘祖考保王躬盡欲其以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外盖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中以適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

此章盖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音鄙也鄭氏曰猶善惡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朱子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雙峯饒氏曰明者大無不照之謂哲者微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庸不驕不倍足興足容之謂乎解怠也一人天子也慶源輔氏曰肅肅尊嚴之意王命之尊嚴如此山甫則奉而行之邦

國則有順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已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氏曰茹者香啗之名若茹草茹毛然)○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孔氏曰茹柔吐剛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畏避之惟山甫則不然也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以此觀

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彊之不寛仁之勇柔嘉維則者也○慶源輔氏曰二章既稱仲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彊禦者言之柔而不過乎則則不時當剛而剛矣先生謂柔嘉非軟美保身不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為慈祥柔惡為懦弱剛惡為彊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有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軟美無剛惡又無柔惡故其保身不至枉道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豐城朱氏日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

人亦有言德輶羊久反如毛民鮮息淺反克舉之

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五反)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劉氏曰駟驖曰輶車者亦取其馳逐之輕故輶有輕之義)儀度(徒洛反)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以豉反)舉然人莫能舉也(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爲氣質物欲爲之遮蔽故憯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鄭氏曰我吉甫自我也)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

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華谷嚴氏曰此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慶源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亦非彊立者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豐城朱氏曰舉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

靡及(叶極業反)四牡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飮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曹氏曰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爲懷盖言其忠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應四章之夙夜匪解也)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廬陵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計獻公

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
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
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仲山甫
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
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
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
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
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

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朱子曰看烝民詩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如烝民詩大故細膩〇定宇陳氏曰首章推原天生衆人稟氣受性之所同而仲山甫則鍾氣之秀而全性之德者篇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雖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舉也山甫鍾其秀氣

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考叶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上與道叶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但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今隸陝西西安府甸治也須溪劉氏曰將言韓侯而先言禹甸賦之紆餘深遠如此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

也虞敬易改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
榦正也鄭氏曰作楨榦而正之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
君也鄭氏曰戎辟汝君王自謂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
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作此以送之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纘戎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夙夜匪懈勤也虔共爾位敬也爲諸侯而能勤與發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榦正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

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 叶戶郎反 玄袞赤舄鉤膺鏤 音漏 錫 音羊 鞹 苦郭反 鞃 苦弘反 淺幭 莫歷反 鞗 音條 革金厄 叶於栗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也 孔氏曰嵩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此介圭亦爲瑞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王旣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淑善也交龍曰旂綏 音緌 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

孔氏曰夏采註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鏤刻金

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鞹去上聲毛之革也鞃弘式中

也謂兩較音角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也毛氏曰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幁以有

毛之皮覆式上也孔氏曰幭幦幁字異而義同玉藻云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犬幁新幁皆以有毛之皮為幦幦是蓋覆之名覆在式上也鞗革轡首

也曹氏曰以鞗皮為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金厄以金為環纏

搤攣首也 釋文曰搤厄同○新安王氏曰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 音甫 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 白交反 鼈鮮魚其蔌 音速 維何維筍 恤尹反 及蒲其贈維何乘 繩證反 馬路車籩豆有且 子余反 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孔氏曰始行為祖祭者為尊其所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祖祭故云尊其所往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 屠地名或曰即杜也 在陜西西安府鄠縣○杜詩註曰漢志註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

(長安南五十里)顯父周之卿士也(疊山謝氏曰中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等差也)蔌菜殽也(朱子曰對肉殽故云菜殽謂道也)筍竹萌也蒲蒲蒻(音弱)也(孔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慶源輔氏曰酒之多及泉也殽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恩也)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来朝者之稱(東萊呂氏曰覲禮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此則指韓侯也)胥相也或曰語辭(新安王氏曰此章言已覲而返也)

○韓侯取(七住反)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音甫)之子(叶奬里反)韓侯迎(魚覲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

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貧反)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音毗)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順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蹶父周之卿士姞(音佶)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孕)之皆有娣姪(音迭又音秩)也(盧陵羅氏曰妻之女弟曰娣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安成劉氏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祁祁徐靚(音淨)也(安成劉氏曰徐言其行動靚言其容)

飾

如雲衆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觀禮既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壻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姞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與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姞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姞其一反相息亮

一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况甫

反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苗茅

二音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於二反韓姞燕譽叶羊茹羊諸二

一反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姞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

甫大也噳噳衆也安成劉氏曰吉日噳噳作麌貓似虎而淺

毛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虥貓註竊淺也虥音棧慶喜令善也喜其

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蹶父能為其女擇所居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敏其為卿士出使侯國所歷之多而為其子韓姞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樂也重言甚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訏訏北地少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訏訏然大也既言川澤之大故遂言魴鱮甫甫然之大麀鹿噳噳然之衆不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所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言既喜韓姞

之有此善居則韓姑之安與樂也可知矣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詠也○疊山謝氏曰此章專言韓姑從夫而樂其家○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則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羨其父母之國一則羨其所嫁之國也

○溥彼韓城燕因肩反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毋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

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貔猛獸名孔氏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鉚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覇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

命燕城韓固常政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三山李氏曰因以其伯即上文纘戎祖考也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以為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之以強於自治而脩其職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百蠻而為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伯則偹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偹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眉山蘇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絶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鋪

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

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叶甾陘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盧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爲美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北伐玁狁南征蠻荊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華谷嚴氏

日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盖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通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閱則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者也○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乗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永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也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盖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

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穆公因平淮夷而又成開復之功也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子叶奬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三山李氏曰十日為旬則旬訓徧明甚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来召公召康公奭音適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来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

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榦今女(音汝)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鄭氏曰此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命虎以來句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勅亮反)一卣(音酉 無韻)

未詳

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彌并反下同）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因反）

賦也釐賜卣尊也（廬陵羅氏曰爾雅彝卣罍註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又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孔氏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

不敢專也孔氏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孔氏曰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受命之○疊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豐城朱氏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

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奬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旋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詞古器物銘云郱(音弁)拜稽首敢對

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音恭伯尊敦音對邠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考古圖曰邠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邠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于作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詞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慶源輔氏曰穆公本以平淮夷而受賜令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願天子陳其文德以洽四方之國則用兵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

愛君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氏曰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敏戎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其長保令聞而陳其文德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爲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

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龜山楊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衆用伐鬼方之力也王何力哉三年有賞于大國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

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新安胡氏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疊山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慶源輔氏曰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反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

也程伯休父周大夫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廢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朱子曰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曹氏曰徐州南至淮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

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赫赫業業叶宜劫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之威靈氣焰烜赫而盛大

如此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靈如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盖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恐也○豊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埤雅曰虎之自怒虓然闞如虓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慶源輔氏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叶鋪鉤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故以川喻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承上章而言王旅之盛如此疾言其栗衆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不可禦言其強不可絕言其續不可亂言其整不可知言其深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濯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襃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慶源輔氏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羨之義而又寓覲戒之忠焉○曹氏曰宣王

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為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玁狁西征羌戎南威蠻荊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華谷嚴氏曰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狃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矣其文德也○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為戒者

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塡舊說古塵字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側例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

賦也塡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廬陵羅氏曰奄人周禮司刑註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酒人註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豔二音說文作閹音淹與此通用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

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慶源輔氏曰瞻卬昊天而天則不我惠顧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揑杌不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為之蟊賊者無有平夷屆止之期刑罪而為之網罟者無有平夷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此蓋極言天下之病○鄭氏曰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酉由二音之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反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酉由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之

賦也反覆（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收拘說赦也（疊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鴟怪鴟鵋也鵩也鵂鶹也即墓門有鴞萃止也）長舌能多

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盖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眞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盖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爲言盖二者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幷以爲戒也歐

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梟為鴟非不能言也而不適為亂階厲字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譖夫人則戕敗於已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為奸之意而併取歐陽公之說以為有國家者之戒其意切矣○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

狎有可悦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斂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子念反)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知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

新安胡氏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鞫如鞫獄之鞫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鞫人者其

心忮害變忒而已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慶源輔氏曰知則哲也辯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章而言婦寺而有知辯者之為害也以其知辯窮人之言用心忮害而變詐譊懇不知自咎責而但曰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上聲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新安胡氏曰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貫利三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譖毀惟婦言是用其欲不速

亡得乎

○天何以剌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味反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吊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剌責介大胥相吊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己者此其所以論胥于滅亡也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

自脩令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疊山謝氏曰有君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脉絶瘁如病危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註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

言之以警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古音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水瀵甫問反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

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爲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

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爲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

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内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内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蟊賊内訌蓋蟊賊之害稼亦在内而不在外也指昏椓而言幷閹宦在其中矣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

致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蟊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椓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皋皋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已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皋皋頑慢之意訿訿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舉措顛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

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臯臯訿訿者善於毁人以自蓋故也

立亂人之朝而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註作遂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慶源輔氏曰以旱草喻其國之無生意終必潰亂而已○華谷嚴氏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

粺薄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叶韻未詳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音辣也粺則精矣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粺則九斗矣鑿音作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慶源輔氏曰愴怳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爲是）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尃爲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己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内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而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曹氏曰當是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先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尙存者乎○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

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之終變風雅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大全卷之二十八